

مشروع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للكتب الصيني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أعمال الأدبية

埃米尔之书：铁门之途

كتاب الأمير
مسالك أبو اب الحديد

「阿尔及利亚」沃希尼·爱阿拉吉 著
林丰民 顾巧巧 邹兰芳 等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014043749

1415.4

04

中 阿 典 籍 互 译 出 版 工 程
مشروع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للكتب الصيني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أعمال الأدبية

埃米尔之书：铁门之途

كتاب الأمير
مسالك أبواب الظل

「阿尔及利亚」沃希尼·爱阿拉吉 著
林丰民 顾巧巧 邹兰芳 等 译



北航

C1731380

人民出版社

1415.4

04

责任编辑: 宫 共

封面设计: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米尔之书: 铁门之途 / (阿尔及) 爱阿拉吉 著; 林丰民等译.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5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ISBN 978 - 7 - 01 - 013452 - 9

I. ①埃… II. ①爱…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 - 阿尔及利亚 - 现代
IV. ① I4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4405 号

埃米尔之书

AIMIER ZHISHU

——铁门之途

[阿尔及利亚] 沃希尼 · 爱阿拉吉 著

林丰民 顾巧巧 邹兰芳 等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9.25

字数: 31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3452 - 9 定价: 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本书由作者沃希尼 · 爱阿拉吉授权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第三章	道路与死亡	/357
第一节	奋斗的素丹	/363
第二节	消失的骚乱	/398
第三节	近在咫尺	/456
译后记		/462



译者前言

《埃米尔》是阿尔及利亚当代著名作家沃希尼·艾阿拉吉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曾于 2008 年获得阿联酋扎耶德总统（文学类）图书奖。后来有关部门还计划将其改编拍摄成电影。

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是拿破仑时代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英雄，领导抗击法国殖民者的行动。主人公的原型阿卜杜·卡迪尔，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埃米尔^①。作家呈现了阿尔及利亚在被法国人入侵之前的壮阔场景和美丽景象，描绘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不善所遗留的各种问题，各个部落的种种乱象，以及埃米尔为了重建美丽家园的宏伟蓝图和巨大努力。

主人公的生活随着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而不断发生变化。法国殖民者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城镇，抵抗力量不断退守，主人公为了保住国家的存在，带着帐篷在全国各地辗

^① 意为国王、王子、亲王、王侯。

转。作家通过小说情节表现了埃米尔想要建立的国家蓝图，他同摩洛哥素丹（国王）的紧张关系，他想收服的各个部落常年处于劫掠与侵略的状态之中。最终，埃米尔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被迫与殖民者妥协，签订了协议，并信守承诺，被流放到法国。

作家不是在撰写历史，但是他研究了历史，参考了历史资料，叙历史之所不能诉，写历史之所不能言，展现了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悲伤与痛苦。书中通过主人公与另外一个人物形象阿尔及利亚大主教迪皮什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作家对于不同文化如何和谐相处的思考。两人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话，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后来戴布仕大主教还为了埃米尔的自由而奔走呼号，展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亲密关系的一面。这对于当前世界格局中的文化对话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作家非常艺术地处理人物关系和事件的发展，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叙写情节的进展，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调的。在描述埃米尔的那些战友时，既叙述他们的英勇牺牲，也不掩饰他们有时任意杀戮的行为；在描述埃米尔本人时，既肯定他英雄的一面，也流露出作家对主人公的强烈同情；既表现主人公同法国殖民者的政治斗争，也描述他同法国人的妥协、谈判。

小说作者运用非常优雅的阿拉伯语正规语，语言优美。作家娴熟的写作技巧和诗意的语言增添了作品的美感，深受阿拉伯读者的喜欢，也受到法语世界读者的喜爱。



CONTENTS

目 录

译者前言 /001

第一章 磨难 /001

第一节 失落的幻象 /013

第二节 大灾难 /028

第三节 信任之轨迹 /068

第四节 挫败之路 /101

第五节 书记官 /141

第二章 智慧之弓 /164

第一节 兄弟之痛 /170

第二节 不同等级的轴心 /228

第三节 狭路 /269

第四节 绝境 /300



第一章 磨 难

船坞（1）

1864年7月28日黎明时分，一大早开始就很闷热。时钟指向5点。万籁俱寂，黑暗笼罩，咖啡的味道从港口的另一侧飘过来，掺杂着浪花的击打，拍碎在船坞的边缘，犹如黑魑魍的影子逃向海岸，前方的部分景物消失在重重迷雾之中，那雾团一点一点地开始裹住这地方。

万籁俱寂，波浪起伏。一片挤满了船只和灾祸的海域。

晨光熹微，从高山后面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微弱的光芒依然在和厚厚的暗影做争斗，埋伏在暗影后面的一些金黄色光环开始穿越黑暗。隐隐约约只看得见分开山与天的几个山峰的轮廓。当让·莫贝^①看到马耳他渔夫的小船靠近船坞的边缘，便一次又一次朝他挥动手中的油灯，然后将灯熄灭，放在隔开了海水和陆地的防波堤对面。让·莫贝提起他的袋子，将3个花

^① Jean Maubet. (原注)

环朝小船推过去，然后伸手去够第4个花环，这也是最大的一个花环。马耳他人帮他花环放置在船的另一侧，以免松开。让·莫贝小心翼翼地伸出右腿，在渔夫的帮助下又迈出左腿，整个人都进到了船里。他气喘吁吁地坐了一会儿，小心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和衣服，然后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片刻，然后呢喃低语，生怕被人听见：

“我今天的行动非常迟缓沉重，我们开始变老啰，身体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给我们帮忙了。对不起，兄弟！衰老，疾病，生活的残酷，一切事情都肩并肩排在一起，跟我们作对。”

“别担心，让先生，还是那样吉祥。我们走吧？”

让·莫贝自然而然地应答：

“走吧！我们走！”

当让·莫贝张开双眼，目光落在两只船桨上，它们劈波斩浪，小船已经稍微离开了港口一段距离，也离开了那些大船的汽油味，离开了船坞。随后，他拿出骨灰盒，生怕弄破了它。

“你知道，它很珍贵。我从波尔多带着这些骨灰，必须把它运到迪皮什大主教指定的地方来，老担心还没运到地方就丢散了。”

“你确定知道得很清楚吗？”马耳他渔夫问道。

“安托万·迪皮什大主教^①？他是我的神父，也是我的兄弟。对我来说，他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一切。我伺候过他20多年。当他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主教的时候，我就跟随他来到这片土地。我陪伴他到过各个流放地，一直到他去世。”

^① Monseigneur Antoine Dupuch.（原注）

“你们转移处理他的遗骸也太晚了。他去世有8年了吧？太久了。难道他去世之后就不能直接运出来吗？也许那样会令他高兴，至少让他入土为安吧。”

“像我这样一个仆人，除了时不时提醒一下主事的人，还能做什么？他的嘱托一直悬在我心头。感谢上帝！今日得行其道。帕维主教^①说服了家属和波尔多的居民，也说服了那些爱他的人们：遗嘱必须得到执行。对此，我们不该忘记。”

“Mieux vaut tard que jamais.^② 有生命体验的人才这么说的。”

“你说得对。”

马耳他渔夫的小船在水面上静静地滑动着，后面泛起小小的白色浮沫。在这一片寂静中，远处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犹如教堂一般安静，只有双桨划动而发出破水的声音。双桨深深地潜入海水中，像犁地一样在后面留下一条直线。

“先生，是要我们再往深处一些吗？”

“去更里头更干净的地方，那里没有油花，没有垃圾。那里只有万物创始之初各种静静的生命，只有纯洁，只有光明，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迪皮什主教以前就喜欢水，喜欢纯洁，喜欢光明，喜欢安静，尽管条件艰难，赋予他的只有流放和奔波，他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奔波，甚至忘了自己。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人间，却忘了自己其实也是人，也需要有人从他的肩膀接过思念和爱意，需要有人感受到他的存在。”

① Monseigneur Pavy. (原注)

② 法语格言，意为“迟到总比不到好”。(译者注)

“大人物往往就是这样。只有当他们生命熄灭，在身后留下巨大的黑暗、迷茫和无可弥补的损失，留下令人哽咽、伤及记忆的疑问时，我们才认识到他们的价值。”

马耳他渔夫重新又朝向深处摇动船桨，形影渐渐模糊，混为一体。他继续机械地划动着，然后让小船自动朝向太阳的方向滑动。黑暗一点一点地撤退，太阳在做最后的挣扎，努力要从黑暗中跳出来，在后面留下一个金色的光轮，最底下的部分在水面上滑过。

“我们往北偏一点，稍稍远离那些要进入港口的轮船的航线。这样我们至少处于安全之中。”

“运送迪皮什大主教的船只将在下午到达。我敢肯定今天迪皮什大主教是最幸福的人，尽管他是在棺槨中。他的骨灰将被抛洒在这一片水域，完全是一个纯洁的所在。在人世，他感到无处容身，便走了出来，不再回首，担心死得不利落。他的骸骨最终将在他喜欢的这片土地上找到大自然的庇护之所。深受那些贪婪者的压力，他从俗世出走，对出走的那种迫切饥渴的感觉难以描述。”

渔夫极为平静地重新摇动双桨，将小船隐匿到太阳光线留在后头的茫茫白色之深处，那是太阳从环绕城市的大山后面出来时照射的第一缕阳光。那过于耀眼的光芒，深陷于白雾之中。开始升起于大海的雾气缠绕着小船。光线像瀑布湍流一样渗出来，令让·莫贝挥洒的骨灰特别耀眼。他挥洒着骨灰，犹如在向广阔的天空抛洒珍珠。

“这片土地，主教踩过的地方，也是他最后安睡的地方，是他喜爱的地方，也是他最后卑微地结束的地方。他这样嘱咐

我，要我将他的骨灰像种植谷物一样种在广阔的天空，将来有一天生长出美好与良善。”

马耳他渔夫没有搭腔，在奶白色的雾霭中，他继续奔向大海深处。每当他的小船往前一些，雾霭就变得越加浓密。除了海鸥的叫声，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波浪。数量庞大的海鸥开始布满各个地方，让他们俩感觉海鸥就在自己头上。每当让·莫贝洒出一把骨灰，海鸥就使劲地聚集到那里，然后将细长的喙从海面潜入，发出温柔却强劲的声音。

让·莫贝再次弯下腰，碰了碰温暖的海水。海水从他的手指中漏出来，就像闪光的珍珠，显得无比清纯。他拿起第一个花圈，静静地放在海平面上，小心翼翼的，仿佛担心它会消散一样。某个瞬间，让·莫贝看到大海像新娘子一样，迎接着婚礼的花环，极力掩饰着巨大的幸福，那幸福就印刻在其稍显失意的双眼。

让感到后背有点疼痛，再一次从他坐的地方起身，试图弄清楚这种在旧船里滚动的靛蓝。他感到有一种香味使劲飘进他的鼻子，就像香水一样，让他产生一种想要深呼吸的欲望。

他又抓起一把骨灰，挥向远处，融化在白色的雾霭之中，然后传来一下又一下飘落在海面的细微声音，宛如春天的雨滴，当地的居民说那是沙来迈—纳迈^①。

“现在迪皮什大主教到了海洋深处了。他没有想到有比这更好的休憩方式。我为他感到高兴。他终于越过了所生活于其

^① 阿拉伯语（用拉丁字母可转写为 salama naama），意为“安息”。（译者注）

中的残酷流放的门槛。”

有一部分光线已经穿过浓密的雾霭，在后面留下强烈的光照，覆盖了黎明最后的黑暗，给大海盖上了一层巨大的镜子般的被子，映射着熠熠的光辉。

“他同这片土地发生了联系。他企图像保护一本神圣经书一样，去保护这片土地，保护这片土地上的伟大人物埃米尔。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抵押，来使得埃米尔获得释放。昨天，我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端详着他最后的话语，想要深刻理解这种爱的秘密。我徒劳无益地猜想，我已经懂得了这些话语，将它们用心记了下来。埃米尔就是他抵达爱的最高境界的方式。”

“真理常常高于各种宗教。”

“真正的男人是那种将真理当作追求目标的人。大主教终身所做的不过如此而已。他们常常请求大主教的同情和怜悯，而他却总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完美。”

海鸥的声音停息了，不像刚才，到处都是海鸥，再也听不见海鸥的嘎嘎叫声，他也不再想要抓一只海鸥。他极其平静地放下第二个花环，就像放置第一个花环一样，然后再一次笔直站立，将一把骨灰扬向远处。在阳光下，这些骨灰在空中融化。他想看着骨灰一点点飘落，但太阳的光芒晃得他完全看不清楚。为了遮住强光，保护眼睛，他将手放在额头，这时候他看见大海偏向冷色调的绿油油的颜色，和1838年他第一次陪伴迪皮什大主教进入这片大地时一模一样。这种景象当时就引起了迪皮什大主教的注意。

“大主教，你看到了吗？他们的大海是绿色的，不像我们

的大海是蓝色的。”

“亲爱的让，人世间的大海都差不多。如果你想知道海水的秘密，你就在黎明时分潜入海里，你就会看到上帝是颜色和合成方面的天才。”

大主教当时不知道他在海面上抛出的这几句话打开了我看世界的眼界，这是我从书本、从神奇故事中闻所未闻的。

当让·莫贝第三次从大理石骨灰盒中抓出满满一手掌的骨灰时，他看见了大主教笼罩着光芒的脸庞，头上是五彩斑斓的光环。当他第一次踏入战争之地，他的心满怀悲伤与哀愁，正是那个时候，他在巴黎的研修班上学会了努力去劝说人们互相爱惜。世界在快速发生着变化。那是1838年，他看着迪皮什大主教从巴黎主教德·克林手中接过黑色的铜质贞女雕像，这是由里昂城附近的萨克雷—库尔镇内城赠送的礼物。再后来，他看见迪皮什主教使劲忍着碎落的泪水，正在试图给埃米尔写一封信，赞扬他释放了一个女人的丈夫。那个女人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来到他跟前，请求他干预，拯救她的丈夫。

“大主教当时非常清楚，一个人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一样感受到对这片土地的饥渴。在生病卧床期间，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希望上帝能够赋予我另外一次生命，让我为这片土地服务，这片土地在早些时候是被禁足的。如果我的骨灰能够平息人们的仇恨，能够唤起人们心底光明和爱的感受，我将献出我的遗体。’当时大主教还不知道他当时许下的一个诺言，会捆绑他一生，一直到他去世。”

当雾气在海面升起，黎明的阳光渐渐泛白，越来越亮，那种靛青色也越来越深。大主教最终休憩在自己选为最后庇护所

的这块土地之前，他不可能会想到比这还更好，居然还能来看看这个城市最后一眼。

“主教大人当时就想将他的骨灰抛撒各地，也许这样能平息人们内心深处点燃的火焰。自打我们——我和他——离开这片土地，在那个黎明时分，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很快又重新填满了，因为他发现自己正面对埃米尔，并和埃米尔进行了对话，在见到埃米尔之前他就已经有些喜欢了。”

太阳最初的光线已经完全清晰了，它的光彩与闪耀的海面、清爽的微风交错在一起，微风渗入他的鼻孔。让·莫贝深吸一口气，然后任由自己坠入眩晕。他闭上双眼，任由自己坠落在一大团雾中间，淹没其中。那雾团也把小船完全淹没了。

尽管渔夫手中双桨快速划动，但水面却越发平静。渔夫将小船推向海岸最远处，以便放置最后一个花圈。但让回首望去，什么也没看到，港口和船坞都消失了。只有船坞的一些高地才能显露出来。那些白色建筑中的灯管都已经熄灭。这些建筑大多背靠大海，依山而建。

在海水的激烈震荡下，小船再一次往右倾斜，避开浓浓的雾气和不远处驶过的船只的声音。他看不见那只船，但能听见船的声响，正在靠近港口，掀起波浪，劈开像镜子一样光滑的海平面。随后水面又平复如初。小船更多地向右边移动，离船坞越来越远，仅仅变成了宇宙间一个远离的影子，终于看不见它了。强烈的光芒将它的影子打碎，推动着它，一直到它渐渐消散。突然间，让张开眼睛，看到眼前马蒂福^①城堡的高处，

① Matifou. (原注)

城垛各处节节攀高，向着太阳，浓浓的雾霭越发衬托出它的洁白。

小船突然停下，仿佛终于发现了一直以来长时间漂浮在旁边的地球中心。

“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向前推进。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就进入了军舰的射击范围了。捕鱼的界限就在这边缘。上周有一个马耳他渔夫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抓起来了。”

渔夫一边嘟囔着，一边试图将船头再次转向马蒂福城堡，最大程度地朝向黎明阳光的方向。现在城堡的景象是最为清静的时候，过一会儿就会被远方驶来的轮船的油烟污染，还有那充塞港口的一张张瘦骨嶙峋的面孔。

“那么，现在呢？”

“是的，就现在。”

两个男人在右侧稍稍倾侧的船边深深地弯下身子，然后每个人扛起大花圈的一边。花圈上的胭脂花、延命菊和其他鲜活花草在上面闪闪发亮。两人将花圈放在海面上事先确定的最好的一个地点。花圈在那里轻轻地落下，然后就浸没在雾霭和光芒之中了。

“现在，一切都完成了。精神稍微放松一些了。我感觉胸口的重压终于放下了。”

“承诺是一种义务。”

“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答应过他，在他的遗体运往阿尔及利亚之前做好今天所做的事情。他要求的事情不多。我真担心自己死了，却不能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把承诺挂在脖子上是很艰难的，对大主教的承诺则更难。”

“啊，上帝赐予你所期待的。”

“现在我可以和那些我离开了 30 年的人们并排在一起了。我等待着来者把他的灵柩运到这片土地上。要是帕维大主教给我以祝福的话，我就会成为运送遗体的代表团成员，把他的遗体暂时存放在船坞，等着在大教堂里建成他的坟墓。”

“你跟帕维大主教谈过这事吗？”

“没有直接说，但是他知道一切事情。只要是迪皮什大主教遗嘱中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为了将遗体运到这里，他尽了很大的努力。”

大海像镜子一样，它的颜色在像这样的季节里会从湛蓝变成靛蓝，接近于深紫，融在黎明的白皙之中。今年夏天很罕见的一件事，是湿度大增。昨天，大海卷起风暴，像疯了一般，根本就不是往常在这个季节的样子。今天，情形大变，大雾弥漫，水汽在每一个地方升腾，没有阻挡小船进入大海深处。

让·莫贝在这只旧船上伸展了下身子，看见白昼中一切都变得清晰，阳光开始温暖着大地。他从宽大的衣服下面掏出一本书。这身衣服有点像修士服。他翻开第一页，开始一点点读起来。他看到标题用很粗的笔画写成，字迹清晰：

阿卜杜·卡迪尔，于昂布瓦斯城堡^①

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① 昂布瓦斯城堡位于法国卢瓦尔河的昂布瓦斯。城堡的雏形可追溯至罗马时代。14 世纪起成为了瓦卢瓦王朝的王室城堡。瓦卢瓦王朝的弗朗索瓦一世这位被喻为文艺复兴始创人的国王，曾聘请许多艺术家到法国工作，其中包括达·芬奇。去世以后，达·芬奇即被葬在该城堡的圣·于贝尔小教堂。（译者注）